

家世氣洩



梁羽生著

第二冊

目 录

第 一 册

第 一 回	寻剑籍	江湖起风波	(1)
第 二 回	开心剑	初试显神威	(24)
第 三 回	施巧计	老爹遭算计	(46)
第 四 回	定姻缘	宝贝开暗杠	(67)
第 五 回	喜悦山	郝大指迷津	(91)
第 六 回	遭戏弄	宝贝丢密信	(118)
第 七 回	丽水镇	英雄失本色	(138)
第 八 回	痴情女	轻生赴黄泉	(160)
第 九 回	寻灵芝	宝贝冒风险	(181)
第 十 回	祭灵物	智斗金猩猩	(201)
第十一回	砌香坳	巧进生死门	(220)

第 二 册

第十二回	忆往事	仙姑堪回首	(244)
第十三回	经考验	灵邪横出世	(263)
第十四回	风情种	红颜多祸水	(286)
第十五回	九华山	众英雄探宝	(312)
第十六回	令天山	九龙狮子吼	(336)

第十七回	活宝贝	被困仙姑岛		(357)
第十八回	悬崖边	祖母遭戏弄		(377)
第十九回	念旧情	祖父会情人		(399)
第二十回	试云雨	做鬼亦风流		(423)

第 三 册

第二十一回	奇幻女	挥泪斩绝情		(444)
第二十二回	废武功	生死求不得		(468)
第二十三回	毫气发	勇破吞鬼阵		(488)
第二十四回	老魔头	翻悔下毒手		(511)
第二十五回	妖魂现	百兽惊嚎声		(532)
第二十六回	风雨中	患难见真情		(555)
第二十七回	无奈何	梁小福拜师		(575)
第二十八回	遇小人	奇幻露身份		(599)
第二十九回	血腥雨	撕杀遍天下		(625)
第三十回	起危机	旧仇加新恨		(651)

第 四 册

第三十一回	奇幻功	触目又惊心		(672)
第三十二回	雾中雾	神女下奇峰		(694)
第三十三回	悲切切	韩芹欲轻生		(716)
第三十四回	十三绝	回天穿玉手		(744)
第三十五回	贼潘安	设计盗密籍		(772)
第三十六回	脱衣裤	验明男女身		(794)
第三十七回	蒙面人	暗中助宝贝		(818)
第三十八回	风萧萧	呼嚎透凄凉		(838)

第三十九回	鬼娘子	无影又无踪	(854)
第四十回	丧天良	虎毒也食子	(876)

第五册

第四十一回	满花甲	不忘少年情	(902)
第四十二回	薄情郎	无义遭雷劈	(924)
第四十三回	报父仇	千亮苦练功	(948)
第四十四回	宝贝俩	双陷天旋洞	(971)
第四十五回	巧获救	又接鸳鸯令	(992)
第四十六回	寻解药	却失心上人	(1015)
第四十七回	大还丹	救活小宫主	(1038)
第四十八回	太行山	小雪遇故主	(1061)
第四十九回	得遗物	麻面婆施威	(1084)
第五十回	刀剑合	江湖起风波	(1105)

第六册

第五十一回	施淫威	少女遭强暴	(1133)
第五十二回	疯对疯	笑声震云霄	(1154)
第五十三回	假麻婆	贪生道真情	(1177)
第五十四回	情人谱	甜蜜抒情怀	(1204)
第五十五回	献贞操	浓情密意浓	(1228)
第五十六回	众侠客	勇斗黑衣人	(1253)
第五十七回	回天塔	雪儿归天国	(1270)
第五十八回	天意定	淫贼遭天诛	(1291)
第五十九回	幽灵谷	妖女临末日	(1315)
第六十回	小英雄	正义又多情	(1340)

愈往外走，热劲愈足，飘飘欲仙的感觉又出现，两人更是醉喜，抓着宝剑，张牙舞爪，醉狂地又杀出来。

此时在外头有了变化。

塑人仙姑以及随从侍女小吟赶了回来，突见猩猩金毛被剃光，心知有变，快马加鞭地直往洞内奔，复见满山遍地灵芝死伤殆尽，登时痛心非常，差点昏厥倒地。

面目慈祥的塑人仙姑，此时也露出怒容，咬紧牙关，进字僵硬：“怎么回事？颜杉、小玉呢？！”

两人又往春景方向疾奔，终于找到颜杉和小玉。

塑人仙姑急问：“这是怎么回事？！”

颜杉、小玉未语先哭，泪水直流。颜杉受尽委屈直叫：“师父……他们……”

塑人仙姑欺前，要小吟帮忙将两人身上绳索解掉。

“到底怎么回事？谁闯进来了？”塑人仙姑急问。

颜杉、小玉哭得结结巴巴：“他们……是他们……”话说不出，只好伸手往冬景方向指去。

塑人仙姑和小吟齐往冬景望去。

只见宝贝兄弟醉醺醺地撞了出来，见着有人，还故意腾掠高空，然后飘掠尔下，醉喝：“我来啦——”

塑人仙姑哪见过如此疯狂之人，登时甩出拂尘，如临大敌地戒备着。

颜杉、小玉乍见宝贝兄弟，泪水又流：“就是他们……”

宝贝兄弟飘身落地，醉态可掬地一晃晃走来。

郝宝醉笑道：“谁在找我？想尝尝灵芝酒香是不是？”哈出酒气，果然芳香扑鼻。

塑人仙姑突见两人如此年轻，先是惊诧，然后怒意陡

升，叱道：“就是你们闯进此地，还伤了金毛猩？”

郝宝笑道：“没错，它的皮肤太皱了，你该弄些补品给它吃。”

郝贝醉晃道：“不知……你们抓掉它身上……大跳蚤没有？……”

塑人仙姑面色铁青：“这里的灵芝也全是你们砍的？”

郝宝晃着宝刀：“也没错……宝刀出土，不试太可惜了。”

此时宝刀似也因寒气消失而从透明变成晶白，更显得闪闪发光。

塑人仙姑不识此刀，却自恃武功不弱，遂冷笑：“很好，敢拿我灵芝试刀，我就拿你试试拂尘！”

手中拂尘一扬，化作千百条网丝，疾往郝宝兄弟罩去。

郝宝正找不着对象试试宝刀，乍见有人试刀，更是欣喜：“好啊！你尽量放马过来！”

眼见拂尘扫至，宝刀一切，登时将拂尘长须给切下一半。

塑人仙姑大骇，自己贯足内力的拂尘，何异精铁，竟然被人一刀砍断，她实是不信邪，又攻数招，结果已被切得剩下短短手柄，吓得她连连后退，一时不敢再战。

郝宝但觉不过瘾，叫道：“真差，还有什么法宝？”眼看塑人仙姑逃开，一股热气无处发泄，立即转向左侧一座假山石堆，啊啊狂叫，宝刀猛砍，碎石纷飞，霎时间，假山已被砍切成平地。

塑人仙姑及三名女子骇意满心，不知如何是好。

郝贝手中无剑，又因肚子热流越来越强，逼得他非得发泄不可，遂掠身罩住塑人仙姑，醉喝：“来呀！哥哥试剑，我

试身!”

罩了过去就猛挥拳，塑人仙姑无处躲，只好再出招抵抗，方交手，她发现郝贝招式杂乱无章，并非自己想像的高超，她遂定下心来，心想只要稳住自己，仍能制服两人。

她也趁机探查两人武功脉路，以认知两人属于何门何派。

“你们也一起来，收拾这两个狂徒!”

仙姑一声令下，颜杉、小玉、小吟齐出手，封向宝贝兄弟。但除了小吟外，颜杉和小玉似被惊吓过度，甚怕再遭两人鬼计，就是攻招也是软弱无力，只希望能护住自己别再遭暗算。

宝贝兄弟愈打愈热，尤其肚中那股热气，闷得他俩十分难受，想动手都烦了，反而被揍上几拳竟也舒服多了。

郝宝像是发现奇迹，干脆不还手，每有招式攻来，便挺身迎去，郝贝有样学样，也以身躯应敌，果然舒服多了。

仙姑不禁惊叫：“你们欠揍是不是?”

郝宝醉笑：“对，我们就是欠揍!”

“好，我就揍扁你们!”

仙姑出手更狠，然而似乎全打在别人身上，对两兄弟全然无用。

她惊骇不已：“你们吃了灵芝?!”

郝宝双手一比：“岂止吃，还吞了一大堆呢!”

仙姑想及心爱灵芝被吃个精光，怒火更是攻心，也拚出老命的想制服敌人。

郝宝见她耍得一副冷森模样，不禁讪笑：“要招式，我也有，看‘地暮云开’!”虎虎生风地逼退两三人。

塑人仙姑乍见招式，惊骇道：“你用的是‘开心剑法’?!”

“不错。”

“郝运是你什么人?!”

“我父亲。”

塑人仙姑一时失神，也忘了递招。

没人揍，郝宝更难受，急道：“你们怎么不替我按摩了?”

塑人仙姑勉强定过神，嘴角抽搐着，喃喃恨道：“是他，是他儿子……”

郝宝直叫热苦：“不打了?! 快打啊!”忍不住已动手揍向她们。

塑人仙姑突然发疯似地吼叫：“杀了他——别让他活命!”她也拚命地猛招尽出，全然不管空门大露。

三位姑娘从没见过仙姑如此失态，惧意十足地也尽出绝招，全往宝贝兄弟身上落去。

然而宝贝兄弟似乎已不能以挨打来解除身上火热之苦。

郝宝急道：“阿贝快回寒冰洞!”

两人不再打斗，返身往冰洞奔去。

仙姑及三位姑娘不明究里。但仙姑似有深仇大恨，见两人逃开，马上叱喝追杀，四人也急追向冰雪坳。

宝贝兄弟奔至寒冰洞，二话不说就已爬入洞内，寒气临身，那股热劲方被逼了下来，两人遂吁口大气，在洞内纳凉。

四人追至，见宝贝躲在洞中，一时并未想及此洞就是寒冰洞，只见仙姑怒目叱叫：“还不给我出来!”

郝宝扇着凉风，轻笑道：“我在吹冷气，舒服得很，为什么要出去?”

“你敢不出来?”

“我不是好好坐在这里?”

仙姑切齿怒道:“别以为你不出来,我就奈何不了你!”

抓过小玉手中长剑就往洞口刺去。那知长剑耐不住寒冷,纷纷断落地面,她登时惊吓扔掉剑柄。

宝贝兄弟看得直发笑。

郝宝道:“大仙姑,我看你省省吧!那些都不管用,反正我也不想要你的飞燕灵芝了,你又何必苦苦逼人?”

塑人仙姑闻及灵芝一事,不禁怒火更炽:“你不要灵芝,却毁了灵芝,我饶不了你们!”

怒火攻心,长剑又不能奏效,塑人仙姑改变方式,抓起长剑就往里边射,还未及洞内一半,长剑已化成碎片,她仍不死心,雪块、石块、铁器,统统都用上,结果全部差不多,全碎了。

郝宝轻笑道:“这又不是垃圾焚化炉,你这样丢,太不卫生了。”轻轻发掌,碎片全然倒飞而出,那股寒气更迫得四人相继逃开。

塑人仙姑怒无可泄,拎起拳掌就往洞口冰块打去,劈劈叭叭,硬冰丝毫未损,可把她双手给打得发红。

“我跟你们拚了!”

她已往洞口撞去,三位姑娘一阵尖叫,已拉向仙姑:“仙姑不可,那是寒冰洞。”

塑人仙姑肌肤方靠近洞口,已被寒气冻得僵红,身形不由一顿,三位姑娘得以将她给拉住。

塑人仙姑被冻之后,神智较为苏醒,急道:“寒冰洞?!那万年灵芝?!”

郝宝笑道：“它一不小心就长在我肚子里了。”

塑人仙姑不禁痴呆地望着宝贝兄弟，瞧得郝贝心头不安，靠向哥哥，方觉得安全些。

“阿宝，她会不会短路（发疯）？”

郝宝镇定道：“我倒希望她真的短路，路短了，我们更好走，就可以平安离开。”

不知过了多久，塑人仙姑方一阵长叹：“天意，看来全是天意，唉！真是冤孽！”

三位姑娘见她情况已改变，不禁也嘘了一口气，事情终于快要结束了。

塑人仙姑瞧向宝贝兄弟，敌意已失，换回感伤：“你们出来吧！我不伤你们就是。”

宝贝兄弟互望一眼，心头明白得很，郝宝笑道：“不必了，出去被你们打，还没里面舒服。”

郝贝也笑道：“对啊！你们不打我，若出去，岂不更难受？”

塑人仙姑叹道：“万年雪灵芝乃是有缘者方能得到它，你们既然得到，自是有缘，也是天意，人世讲的是因果，三生注定，仙姑不会再伤害你们。”

三位姑娘终于明白仙姑突然改变态度的原因，原来是雪灵芝被宝贝兄弟得去，不禁为两人欣喜不已。

仙姑这些话听起来就有点像样，宝贝兄弟互望一眼，也渐渐升起歉意。

郝宝瘪笑道：“我们不是有意的，我们吃了飞燕灵芝，吃上了瘾，然后酒醉，才会把你的灵芝园砍个精光，实在抱歉。”

塑人仙姑长叹：“这全是天意，我不怪你们。”

三位姑娘也笑了，不知怎么，她们对两兄弟砍光灵芝一事竟然不觉得可恶，反而被其酒醉滋事，大片砍杀灵芝举动感动浪漫而怀着淡淡喜悦。

颜杉道：“飞燕灵芝吸收兰花花粉、花精，酝酿成酒，它是会醉人的。”

郝宝贪馋：“这酒实在好喝……”

郝贝可不敢再陶醉，窘困道：“你们早说不就没事了？”

“我忘了……”颜杉感到不安地瞧了宝贝兄弟一眼，随后反瞧师父，头也低下来。

塑人仙姑叹息：“全是天意，不怪你们。”瞧向宝贝兄弟：“你们现在觉得如何？”

郝宝道：“全身冰凉凉，很舒服。”

塑人仙姑疑惑：“那刚才为何叫热？”

郝宝道：“刚才真的很热，尤其后来，根本受不了。”

塑人仙姑沉吟半晌，才点点头：“也许你们先前服下不少灵芝，药性全带酒类，那是温热之类，自然会渐渐发热，后来服下万年雪灵芝，被压下来。然而雪灵芝吸收不易，若无百年内力修为，或者在寒冰洞中，根本无法化开它，所以你们一走出去，雪灵芝药性顿然化不开，才会再发生热醉。”

宝贝兄弟频频点头，终于明白是怎么回事。

塑人仙姑想及宝贝兄弟一口气吃下千百株灵芝，也为之摇头叹笑：“真是好宝。”

郝宝听及“好宝”以为在叫他，立时答“有”，直往仙姑瞧来。

塑人仙姑先是一愣，然后想通什么，遂也暗自发笑，又

是一句“真是好宝”。她表情镇定，道：“你们两人快打坐运功，将雪灵芝化开。”

宝贝两人立即打坐运功，郝宝仍有问题：“如何感觉才算化开？”

“雪灵芝乃灵芝之王，想完全化开，需要一段长久时间，你只要将它运行四肢百穴，觉得热气尽除，清凉意贯及十指、脚尖乃可，其他就得等你们以后慢慢催化它了。”

宝贝兄弟会意，立即闭目运功。

此间一时为之沉静。塑人仙姑自是感触良多，时有叹息声。三位姑娘静默地瞧着宝贝，对两人颇有好感，尤其郝贝长了一撮极不协调的胡子，形成一股人小鬼大的奇特外貌。

约过了两刻钟，塑人仙姑及三位姑娘但觉寒意渐渐逼身，只好先退出冬景区，回到来香亭等候。

不知过了多久，宝贝兄弟方觉得六脉百穴十分舒畅，稍一运功，指尖脚底立时升起一股清凉劲流，早已不见火热情状。

宝贝兄弟俩遂收起功力，缓缓睁开眼睛，两人互瞧一眼，登时哈哈瘪笑。因为两人想起了酒醉的糗态，将不知如何去面对塑人仙姑。

郝贝瘪笑：“我们偷偷溜回去如何？”

郝宝想了想，摇头道：“路只有一条，想溜也不容易，何况这样太没面子了，所以还是不留的好。”

“那，该如何对付塑人仙姑？”

“反正爷爷说她是正派人物，也该差不到哪儿去，咱们就以不变应万变。”

“我是说，有关没面子的事……”郝贝瘪笑。

郝宝也怪笑道：“酒醉也不是什么多没面子，管他的，碰碰看再说！”

两人遂走出寒冰洞，再无酒热发生，恢复一下镇定心情，也大步走向春景区。

及至来香亭，塑人仙姑已恢复以往表情，庄严中不失慈祥，眉心又长了一颗红痣，宛似观世音下凡。

她冷冷问道：“你们为何要求取飞燕灵芝？”

郝宝道：“因为有人要减肥，所以我们才来求取。”

“结果你们都把灵芝吃光？”

宝贝兄弟困窘一笑。郝宝道：“没有，我还留了一株。”从口袋拿出小盒子：“不知仙姑给不给……”

塑人仙姑想笑：“都在你手上，不给行吗？”

郝宝干笑：“那就谢谢仙姑了。”把盒子放回口袋。

仙姑又问：“是我……”突然想到自己已改名贝豪，岂能说出大姑？立即伸手指向郝宝：“是他大姑。”说完已干笑，摸着胡子，庆幸自己没穿帮。

仙姑瞄他一眼，又问郝宝：“你大姑是谁？你又是谁？你隔壁的又是谁？”

郝宝舔舔嘴唇，说的流利：“我是郝宝，大姑是郝幸，隔壁的是背包。”

三位姑娘好奇地望着郝贝，心头暗猜世上会有背的姓名？

郝贝立即干笑解释：“是贝壳的贝，英豪的豪，呵呵！我名字很容易让人误会，塑人仙姑冷眼道：“我看是假名吧？”

郝贝为之紧张：“不，一定是真名。”左手又往胡子摸去。

塑人仙姑转往顾杉：“把他假胡子摘下来！”

三位姑娘同声尖叫，果然猜对郝贝戴着假胡子，但叫声过后，随即发现失态，不禁窘红着脸，低头瞧往仙姑，很是窘羞。

塑人仙姑只是冷眼寻向三人，并没责备，又指使颜杉：“快去。”

颜杉应是，已窘笑走向郝贝。

郝贝更急，不知怎地，塑人仙姑会一眼看穿自己，急叫：“别过来，这胡子是真的。”

“是真的为何怕人摘？”塑人仙姑冷道。

郝贝支支唔唔说不出话，郝宝淡笑：“是真的，叫做拔毛。会痛的，当然怕人摘。”

郝贝闻言急忙叫道：“正是如此，我不想被拔毛。”

塑人仙姑稍微怔愕，看了郝宝一眼，冷道：“可惜假的也叫拔毛，小鬼别装了，我连你父亲都知道，还能瞧不出你这小毛头？”

宝贝兄弟为之一愣，同声道：“你知道我父亲？！”

小玉忽而想及自己也是自己泄露颜杉身份，不禁说道：“不是你说的，我们还真不知道呢！”

“我说的？！”郝宝一时想不起来。

颜杉轻笑一声，说道：“你和我师父对打，用了一招‘地暮云开’，师父问你什么，你什么都说了。”

塑人仙姑冷笑：“难道你们不认郝运这个父亲？”

宝贝兄弟对瞧一眼。郝宝僵住了，干笑道：“果真是酒醉误事。”

郝贝似乎原谅哥哥：“不过当时杀得实在过瘾。”

郝宝接口道：“所以误事也算值得。”

两兄弟又相视而笑。

塑人仙姑瞪着郝贝冷道：“不必人说，我一眼也能看穿你，还不赶快把胡子拿下。”

郝贝无奈：“看来今天真的要拔毛了。”双手一摘，胡子落下，露出俊秀脸孔。

塑人仙姑冷冷一笑：“果然很像，若不是看在你姑姑面子，飞燕灵芝我也不会给你们。”

虽然灵芝是宝贝兄弟自行采得，但塑人仙姑所言已让他俩感到吃惊。

郝宝急问：“你认识我爹?!”

塑人仙姑笑意更冷：“认识，非常认识。”

郝贝不解：“既然认识，为何不给灵芝?”

郝宝若有所悟：“你跟我爹有仇?”

塑人仙姑突然叱道：“小孩子乱说什么话?”

宝贝兄弟被吓了一跳，不知塑人仙姑言语怎会如此反复无常，一时也不知该如何问清此事。

塑人仙姑由嗔斥而转为长叹，忽然问道：“令堂好吗?”

郝贝答道：“家母已经去世十年了。”

塑人仙姑略感惊讶：“没想到她这么早就过世……”

郝宝问：“仙姑认识家母?”

塑人仙姑点头。

颜杉、小玉、小吟心头起了激荡，没想到宝贝兄弟竟然与仙姑有间接关系。

宝贝兄弟想再询问，塑人仙姑已伸手制止，并转向三位姑娘：“你们退下。”

三人觉得甚可惜，她们实在很想听听这些事。

“快退下。”塑人仙姑又催促。

颜杉便举步快速离去，小玉向宝贝瞧一眼，也与小吟一同离去。

郝宝此时不禁望着颜杉背影，他突然发现她和孙雪儿有得比，甚而更甜美。

塑人仙姑此时已示意：“你们两人随便坐。”

宝贝兄弟觉得很新奇，心想，仙姑大概要与他们谈论父亲的事。

两人坐下后，塑人仙姑便问：“令尊近来好吗？”

两人忒也感到奇怪，方才说及父亲还冷冰冰，甚至有点咬牙切齿，现在竟然露出关怀。郝宝不禁注目仙姑，但觉慈祥容貌仍看得出漂亮轮廓，心想大概又是感情事吧！

郝贝回答：“我爹他很好，一直住在郝家村。”

郝宝道：“以后他可能会再到江湖走动。”

塑人仙姑稍讶异：“他又想称霸武林？！”

两兄弟摇头。

“不然他为何想重现江湖？”

郝宝轻咳一声，憋住笑意：“他想再娶个老婆。”

塑人仙姑眼睛一怔，突然不语。

宝贝兄弟心头已想，莫非她是父亲的旧情人？瞧瞧仙姑，风韵犹存，配父亲足足有余。

郝宝立即说：“不知仙姑如何称呼？”

郝贝道：“也许仙姑应该与家父见个面。”

塑人仙姑定定神，淡笑：“你们不反对令尊再娶？”

“不反对。”宝贝兄弟异口同声回答，目光充满惹人笑意。

郝宝又问：“仙姑一定与家父很熟悉？”

塑人仙姑稍点头。

宝贝兄弟大喜，又瞧向仙姑，愈瞧愈顺眼，虽不若二八姑娘般充满青春气息，却依然清新照人，而且充满成熟慈爱风韵，实在不赖。

塑人仙姑回想一阵：“这已是很久远以前的事了……”

“没关系！”郝贝道：“仙姑不是尚未成亲？……”

郝宝手肘暗自撞他，要他别胡言乱语，郝贝窘着眼，未敢再说。

塑人仙姑似并不在意，淡然道：“我是第十五代的塑人仙姑，既然接掌仙姑职权，就得断此俗念。”

“原来如此。”郝贝觉得很可惜，她竟然不能结婚。

郝宝笑道：“能不能不种茹？（灵芝）好像快没了。”

仙姑不懂望着他。

郝宝立时又笑：“我是说当了仙姑，是否可以退职？”

塑人仙姑摇头：“当了仙姑，是一辈子的事，没人退职。”

郝宝追问：“那么颜姑娘呢？”

塑人仙姑闻言，面露诧异，觉得郝宝对她似有意，淡笑道：“她如果接掌第十六代仙姑之职，也得遵守这个规定。”

郝宝点点头，喃喃自语：“想也是如此。”心中却想出不下千百种可废止仙姑不能嫁人的规定。

郝贝问：“颜姑娘想不想当塑人仙姑？”

塑人仙姑道：“目前我意属她，她也不反对，以后她如果没有改变心意，她就是第十六代塑人仙姑。”

郝宝有点瘪心，心想：当仙姑其实就是当尼姑，好好一个大姑娘当仙姑，实在有点短路（不正常）。